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如何亞洲、什麼情感：思考的局限與知識的困境

Which Asia and What Affect?: Limitations of Thinking and Knowledge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9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 陳光興;汪宏倫;藍弘岳

頁數/Page： 138-15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二期（2011年春季）：138-156

如何亞洲、什麼情感：思考的局限與知識的困境* Which Asia and What Affect? : Limitations of Thinking and Knowledge

時間：2010年12月17日

地點：台北紫藤廬二樓紫雲廳

主持人：陳光興（交大社文所，《文化研究》顧問）

與談人：林淑芬（交大社文所）、彭明偉（交大社文所）、
王智明（中研院歐美所、《文化研究》編委）

回應人：藍弘岳（交大社文所）、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
《文化研究》編委）

陳光興：

就請藍弘岳先行評論，藍弘岳2009年才從東京剛回來，跟彭明偉都是2010年才剛加入交大社文所。

藍弘岳：

各位朋友好，我今天很高興來當與談人，但是剛剛的發表人都說自己很心虛，我自己也很心虛，我讀張承志才一個半月，也只有讀過這本書，實在也沒什麼資格講張承志怎樣。剛剛發表人說的，我也很贊同，也沒什麼可挑出來批評。我就以日本思想史的專業，講一下自己對這本書的幾點感想。

第一：這本書大概是我看過以中文寫日本的書中相當好的一本。此書並不同於一般坊間討論日本文化論的書，愛用如「曖昧的日

* 「敬重與惜別：感知亞洲的可能與方法」工作坊與談人林淑芬、彭明偉、王智明的三篇論稿，請另見本期頁94-105、頁106-113、頁114-125，本處刊登的主要為回應與討論部分。

本人」之類的題名寫一些似是而非的日本論。張承志書寫的是一個抵抗的日本，透過對這種日本人如何抵抗的歷史的書寫來表達他對當代日本與中國的批判與反省。這是非常難得的，不管是在中國、台灣都是非常少見的書寫日本的方式。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也不太清楚他想表達什麼，但是越看越被其文字所吸引，感到十分激動，並有所共鳴。他的文筆優美，書中很多地方都有很敏銳的觀察。剛剛發表人也都說過，我舉一些自己認為的例子，如第95頁前面討論長崎的一個天主教教堂，在原爆時殘跡沒被保存下來，而主張當保存之。我引張承志的一段話，他說：「一座被西方物質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彈殘酷摧滅的教堂遺址，豈不是對西方價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諷刺。」例如這樣的語詞展露出他對日本近代歐化歷史之矛盾、衝突的敏銳觀察。這也是本書值得一看的原因。另外還有彭明偉也有提到，書中不斷透過對日本歷史的陳述來表達對當代中國之大國夢的反省；這樣的批判意識也是我看此書時十分感動的一點。

另一點，這本書提到的例子以作者認可的亞洲主義者的故事居多。他對亞洲主義的認可，有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他是從回族、中國帝國邊緣的身分來主張與日本連帶的思想，這種思想背後有強烈批判中華中心主義的問題意識。亞洲主義的問題十分複雜，每個年代與地區、人們主張的都不太一樣，但亞洲主義的思想面向之一是對中華中心主義的批判、抵抗。我認為這亦是張承志陳述或認同亞洲主義的原因之一。進一步說，我觀察到張承志的論述雖然批判中國，仍然有著拋不開的中國影子在，也就是說，他認為日本的好大都因日本仍擁有某種程度的中國古代的優點之類的原因。他的日本論述背後仍然是對中國的提問，如書中討論四十七士的故事。

在江戶時代，身分區別與制度是非常嚴格的，一旦你所屬的藩被沒收了，雖然不會被殺，但也幾乎可說失去了工作。所以說四十七士這些人會認為與其苟延殘喘地活下去，不如轟轟烈烈做一場。四十七士做這些事情也是有其在江戶社會中的內在原因

的。但由於這個事件有許多可歌可泣的地方，後來就改編成許多的電影、電視劇、舞台劇。但在江戶時代演出四十七士的劇場，都得先把四十七士的內容偽裝，本書中也有提到。因為對江戶幕府而言，四十七士並不是值得鼓勵的事例；但對明治政府而言，江戶幕府是敵人，四十七士的故事反而可以拿來利用。所以四十七士的故事後來便成為近代日本鼓吹忠君愛國等日本精神理念的最佳題材。張承志寫該故事，當然不是要鼓吹忠君愛國精神，而是他從該故事中看到當代中國所無但古代中國已有的「士之風骨」。雖然他也說四十七的精神是在日本發育形成的畸形，但在文章中張承志所想表達的無非是希望當代中國能重尋回古代中國已有的「士之風骨」。

我覺得包括張承志在內，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到日本的目的往往不是了解日本，而是欲透過日本了解中國。對我而言，這是有些奇怪的，或許因我沒感受到那種歷史的壓力。其實我覺得這一方面是有其意義的，但一方面也覺得這亦使得我們可能看不清楚日本。因為如此的話，我們看日本的時候，是不斷地往日本背後的中國的影子看的，其實魯迅似乎也是這樣的。但話又說回來，這似乎也是難以避免的。

說到魯迅，我想提的另外一點是，張承志對亞洲主義之認同是來自魯迅的國際主義脈絡的。我們可以看到他舉的亞洲主義者大部分都是左翼思想家，許多都是極左派，例如赤軍、本多勝一（《周刊星期五》的主編）等人。但是我覺得這些人在現代日本是屬於少數派的。在一般現代日本人的印象中，赤軍是危險的。張承志把這些一般日本認為危險的人提出來講亞洲的連帶與其人道主義等，總會覺得有點過於理想主義；但也正是這樣理想主義色彩的思想才可貴。有一個問題是我不太懂的，即書中提及的左派人士有些是毛澤東主義者，張承志也曾經是紅衛兵，張承志對毛澤東的認同或者他的紅衛兵經歷與他對這些日本極左派的認可有什麼關係？這是我閱讀時，注意到的一個問題，但也不太清楚如何解釋。

另外，我想談談與會的發表人（與談人們）不太講到的一位人物岡林信康。我想張承志對岡林信康的討論可能是此書最有原創性的書寫，因為他對其他的日本人物與事件的書寫在日本本土都算是隨手可得的知識。唯有與岡林信康的友誼是張承志自己的生命體驗。我想他與岡林信康的交往是其成爲一個同情亞洲主義者的契機之一。大家可以搜尋網路一下，岡林信康的音樂十分動聽，如〈山谷ブルース〉(Yamatani Blues)這類的，就算過了四、五十年，依然十分好聽，令人感動。

下一點，其實明偉也有講到，就是關於在此書張承志對於竹內好的亞洲主義論述的疑問等問題。感覺上是跟明偉所講的張承志文學的起點有點類同；但是，這點我不太能討論什麼。一般而言，竹內好有些過度理想化亞洲主義的抵抗意義之嫌。張承志在討論太宰治的《惜別》時，展現出一種與竹內好不一樣的論述。其實，竹內好原本是蠻喜好太宰治的文學，但太宰治的《惜別》一書，令竹內好感到失望，而有所批評。相對之，在此書中，張承志則更正面一點地看待太宰治的魯迅論。我想這點是值得再追問的問題。不管如何，張承志與竹內好或都可謂是魯迅傳統的左翼的亞洲主義者。

最後一點，則是林淑芬剛有講到的，台灣的亞洲主義的問題。當代台灣有沒有亞洲意識？當然是有的。舉個例子，如海洋亞洲的概念即是。但海洋亞洲這個觀點主要是來自90年代的日本。有一些日本的知識分子試圖將日本定義成海洋國家，欲與大陸亞洲區分。他們所謂的海洋亞洲包括台灣、美國在內，也是對美日同盟的一種認可。最近台灣的海洋亞洲的論述有增多的趨向，基本上也是以這個概念作爲出發，雖然這概念不是台灣自創的，而是延續自日本且偏右的意識型態，這也是一種台灣的亞洲想像。

如上述，我們看到了有魯迅傳統的左翼亞洲想像與海洋亞洲的想像，除此之外，當然也有其他的亞洲想像。剛剛淑芬也有提到台灣在日本殖民的50年歷史當中，一定有些知識分子對亞洲主義有一定的看法，據我所知，也只有少數研究討論到這層面的問題。

相對之，在韓國就有許多研究是針對韓國知識分子如何認同亞洲主義且展開想像等問題的。我想近現代台灣的亞洲論述與想像是可以開發的研究領域。

以上是我透過閱讀張承志的書所想到的一些問題。很不具體，但很感謝張承志的書刺激了我一些思考。謝謝。

陳光興：

接著請汪宏倫。

汪宏倫：

好，我想首先謝謝智明的邀請，讓我有幸參加這樣的論壇。剛剛幾位引言人剛開始發言時，都以不是這問題的專家自謙，我也不例外。我會答應智明來參加，主要是我對此議題有興趣，但並不意味著我對中國、日本的理解有多過在座的各位，所以我坐在這裡也有幾分心虛。我看淑芬與智明的發言稿，在一開始都表示自己對此問題的涉入不夠深入。我的惶恐不僅在於自己也不夠深入，更來自於對「自己的無知」的無知。我在真正著手從事日本研究之前，從來不覺得我對日本很陌生。也許是因為家庭背景的關係，我覺得我自己對日本的事物與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就像現在的哈日族。我不是個哈日族，但因為家裡的長輩可以操著很流利的日文且有些與日本人有往來，或我從小接觸很多日本新聞、雜誌、電視節目等，總而言之，日本對我而言是不陌生的。但就像坊間討論日本論的書籍一般，這種「自以為對日本不陌生」的熟悉感其實是很膚淺的，一直到真正實際做研究的時候，才驚覺自己對日本的無知。這種「自以為親近熟悉、其實卻很無知」的狀態，是號稱「親日」、「哈日」的台灣應該避免的。先從此作為引子。

回到正題上，剛剛每位發言人對張承志的書都有一定程度的梳理與介紹，我想我就不必重複。我也是第一次閱讀張承志的這本書，我來是因為我對於此問題的興趣，而且剛好在思考相近的問題。我採取的評論方式跟剛剛幾位的方式恰好顛倒過來，我想

暫時把張承志放到一邊，先討論感知亞洲的方法，呼應一下智明要策劃的「感知亞洲」專題，以此作為出發，最後我再回到張承志作品上。智明原來在《文化研究》要作一個《情感的亞洲》的專題，其中有兩個關鍵字：「情感」、「亞洲」。第一個我們可以問的是：什麼是亞洲？第二個要問的是：為什麼是以情感來談？第一個問題三位發言人其實多少也討論到。智明剛剛發言的時候詢問亞洲是什麼，關於「亞洲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從汪暉、孫歌、陳光興，大家都談得很多，甚至要把亞洲當成一種「方法」。但是我這裡要談的是個更淺白的層次。我們雖要談論感知亞洲的方法，但其實今天談的只有兩個國家：中國與日本。這裡面反映出兩個問題：第一，台灣所感知的亞洲是只有中國與日本嗎？我想當然不是。第二個問題是，是不是台灣要去認知亞洲只能透過中國與日本呢？這兩個問題是有一定連帶性的。先談第一個問題，今天我們談亞洲最後只限縮到中國與日本，可能只是偶然，或只是因為是張承志的書，因而無法繞開這兩個國家。我相信智明所想像的亞洲不只是中國與日本，但我想透過這個落差去指出：我們所想像的亞洲除了中國與日本之外，還有其他地區跟國家，應該怎樣去認知跟想像。這個提問當然包含了對自己的反省與檢討的經驗，例如上個月我去參加一個在韓國的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去韓國，對很多事情感到新鮮，雖說同樣都是東亞社會，但其實跟過去對日本一樣是很陌生的。那個時候剛好發生楊淑君的事件，很多韓國朋友跑來問我台灣的反韓情緒。當然我們知道楊淑君事件並不是單一事件，我跟他們解釋台灣與韓國的情結，這裡面隱含了韓國民眾對於自己在其他國度的形象似乎少有概念，但相反地，台灣對於韓國的知識也相當淺薄。這也會連結到我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認知亞洲是否只能透過中國與日本？也許我們只能說：事實就是如此，這是無可奈何的現實，也是我們必須超脫的宿命。就像明偉所說的，對於中國來說日本是既內在又外在的國度，但其實對於台灣來說，中國與日本同樣也是既內在又外在的存在。當我們身處台灣，要以台灣去思考亞洲的時候，中國跟日本的确是我們無法繞過的兩個巨大的存在。

剛才我漏掉了一點，回溯到韓國開會這件事，剛剛討論的一點是台灣跟韓國彼此陌生；另一點是開會的時候，上海大學的王曉明教授討論亞洲主義的問題，他提出的觀察有兩點，一個是當今中國對於亞洲的認知比起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差得多，認知興趣的強度與深度是差距頗大的。另外，現在亞洲各國的交流表面上看來是越來越多，透過觀光旅遊、貿易往來、大眾文化等，但弔詭的是，交往越頻繁、彼此的認識卻越膚淺。爲何會造成這種現象，我覺得是需要去反省的，這我等會再回來談。我們去思考亞洲的時候，也許不應該只有中國與日本，亞洲周邊的國家與地區也須納入視野的。

回到第二個問題，是不是只能透過中國跟日本來認知亞洲？我再援引一下韓國學者白永瑞他所提出來的「雙重周邊」的視角。他所謂的「雙重周邊」的視角，第一重是東亞相對於西方中心的周邊視角；第二重是東亞的周邊相對於東亞的中心所帶來的視角。剛剛在談台灣在亞細亞的想像的位置在哪、應該要從怎樣的位置思考，這雙重周邊的思考放在台灣的脈絡中也是十分有啓發性。另外一方面，我們去看的是究竟在中心跟周邊的關係是如何處理的。例如台灣的亞洲想像，從殖民地歷史爬梳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例如我們馬上可以聯想到「亞細亞的孤兒」這個詞彙，大家知道這是吳濁流的小說標題（雖然一開始剛發表的時候不是使用這個標題），這個詞也成了後來台灣族群意識動員的修辭來源。但是，即使是「亞細亞的孤兒」的概念，它的亞洲想像還是只有中國、日本、台灣，胡太明跑到日本與中國都感到孤立無依，備受歧視，於是覺得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但亞細亞還有其他地區與國家呢！得不到日本與中國的「關愛的眼神」，就算是亞細亞的孤兒嗎？那朝鮮怎麼辦？還有其他比台灣更被強權糟蹋蹂躪的地區怎麼辦？當然，這也說明了一定的歷史現實與限制，造成我們處理完中國跟日本後，就覺得亞細亞已經完整了，不必再考慮其他，但這是一個思考的盲點，也是我們今後應該提防掉入的陷阱。

另外一個是討論雙重周邊的視角，我們如何去面對中心，怎樣處理

airiti

中心與周邊關係的問題。所謂的亞細亞主義，不管是在張承志的書中、或是剛才很多人的發言中都說了不少，究竟這亞細亞主義如何討論周邊與中心的關連，這是比較沒被提到的。最弔詭的一個問題就是：最真誠的亞細亞主義、心情的亞細亞主義，最後會轉變為「大東亞共榮圈」，變成一種軍事、政治上霸權的狀態。因此，在我來看，最終仍然得去面對亞細亞主義如何去面對中心的問題。其實亞細亞主義一開始也是相對於西方的中心而發展出來的，然後為了抵抗中心或挑戰中心，最後似乎不得不採用一種必須以軍事、訴諸國家暴力的方式來完成這個東西，但事後證明，這過程是非常有問題的。因此，必須重新反省、思考中心跟周邊的關係，這是過去關於亞細亞主義的討論中比較少見到的。

談完了「情感的亞洲」中的「亞洲」，接下來談所謂的情感。爲什麼要談情感？剛剛智明也有提到今天我們閱讀張承志此書是在情感上或知識上能找到接近亞洲的方式，但爲何情感在此是重要的？爲何是標榜出一個情感的亞洲？這是我對智明的提問。或者也是同時問三位發言人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像光興、孫歌、以及他們一些日本與韓國的朋友們（如前面提到的白永瑞）都試著討論東亞的「知識共同體」，但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也發現一些難以跨越的感情鴻溝。因此，相對於「知」去討論情感，更可展現出情感的特殊意義。最近這幾個禮拜我在不同地方演講，都提到「東亞的情感結構」，我提出這個概念主要可以從三個面向理解：第一個是屈辱跟苦難，或者說「悲情意識」，這是在研究當代台灣、中國、日本的民族主義裡面的共同特色，這些主體性的建立是來自於屈辱與苦難有所關連，這部分牽涉到近年來十分盛行的「記憶與遺忘的政治」，裡面有很多人爲的操弄，在此我不多提。第二個面向是在屈辱跟苦難中也同時存在的怨恨，或如趙剛、陳光興所說的「妒恨」，尤其是怨恨心態所引發的價值顛覆或價值位移的狀態。這樣的怨恨政治除了導致自憐自傷之外，也導致了自大，更導致對他人的感受與想法的缺乏關心與無法理解。這種怨恨的橫行，和剛剛提到王曉明認爲亞洲各國相互之間的不關心、不理解也有所關連。第

三個我提到的面向是一種可稱為「重層的怨恨結構」的東西。也就是說，剛才提到屈辱苦難所建立的主體性、以及怨恨的政治，使得這些東亞的國家之間無法去分享彼此共有的屈辱苦難與記憶，反而造成一層又一層對彼此的怨恨。譬如說在台灣、日本、韓國都可見反中的情緒；在日本、台灣、中國有反韓情緒；在韓國、中國有反日情緒（台灣也不是完全沒有），這些國家、人民之間其實經歷了許多類似的苦難，卻有互相討厭、彼此怨恨的狀態產生，這也是我認為值得注意的問題。

智明在其文末引了我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裡面的一段話，我當時寫這段話的想法，主要是認為要解開上述的「重層怨恨結構」，必須透過自我批評與自我反省，放下自己的情感去理解對方的情感。也就是基於此點，當我看到張承志這本書的時候感到莫名的興奮與感動，有些地方簡直要讓我激動落淚。當然，這對我而言是非常新奇的閱讀經驗，不僅是像弘岳所提到的張承志是中文世界嘗試理解、貼近日本寫得最好的，也是我認為寫得最到位的、最深刻的一本書。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最終的企圖是想繞經日本、透過日本來警惕正在崛起中的中國，這是我閱讀中特別感到啟發與震撼的地方，也是我覺得張承志最了不起、最能言人所未言的地方。對於中國崛起，當前評述的人不可勝數，但能像張承志這樣用心良苦省思自我與他者的苦痛的，恐怕鳳毛麟角。淑芬在發言稿中提到如何書寫自身傷痛的他者的難處，這本書提供了示範或啟發的作用。坦白說，對於書中的許多論述細節，我跟弘岳類似，覺得有些值得商榷之處，但大體而言我是非常佩服作者的識見與胸懷的。雖然台灣與中國所處的位置不同、與日本的關係也不同，但作為台灣的讀者，讀到這本書仍讓人興奮與感動，它提供我們思考「如何放下心中怨恨去理解他者感受、並藉此反躬自省」的起點，也讓我在東亞重層的怨恨結構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以上是我的評論與感受。

陳光興：

然後接下來我自己也很多話想說，但作為主持人好像也不應該，

請多包涵。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我直說，聽了整場，有些措辭、修辭上面我看到一個非常大的世代差異，我舉例來說大家都說「這不是我的專業」，我不知道在座的朱元鴻、趙剛是否跟我一樣，對於專業這件事有很複雜的感受。比我們更年輕一代的學者的知識比我們專業，比我們豐富；所以我們常常很多東西都不夠專業、不夠紮實。專業也會成爲絆腳石，舉例來說，我自己寫過文章裡影響力最大的文章〈身體的亞洲，情感的亞洲〉，那篇在新加坡報紙上發表的，非常不專業，但是因爲在講跟賣吃的小販的情感，結果那個小販周圍的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這樣的文章是對他們的肯定，造成直接的影響力。所以從某一個觀點，亞洲對我來說不是講的東西而是實作，講亞洲主義我已經認爲沒什麼意思了。所以身體的亞洲，沒有身體就沒有情感，意思就是說自己要擺進去，像藍弘岳在東京待了十幾年了，讀張承志這本書跟我們絕對有不一樣的感受，因爲他身體在裡頭。

推動亞洲的知識或思想的連帶，搞了十幾年，其實我們前面有一個人，要回去追的，那個人就是到現在還很有爭議性的陳映真。陳映真實際在操作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會議，舉辦了好幾次，日本、中國，沖繩、韓國都在裡頭，可是這些歷史都不在具有專業訓練的學者與學院中，後來這些累積都不算了，因爲我們都往外面看了，我也都瞭解只有從外部影響內部，所以今天能聚在這也是靠張承志。我的口氣聽起來雖然有點怨，但其實沒有，現在學者要講亞洲，這我當然高興。可是，有很多的事物要傳承、連結起來，如在我們身上二十幾年的經驗在哪些空間內可以談出來，但我覺得非常困難，有個很巨大的世代差異，關鍵在於是否能產生思想上的激盪。可是到了這時代很困難這樣去思考，突然張承志這本書變得有趣了，此書混了許多不同種的文類，有一點像大家讀顧玉玲的《我們》。可是要用學術去分科的話，沒有太大意義。如果我們把張承志這本書定位爲思想，就無關乎學術專業了。

最後提供我自己的一點告白，其實我有些要好的日本朋友，就像弘岳講得很精準，這些人都是一小撮人，日本的左翼面積比我們

airiti

大，這些朋友非常的多。我很慶幸我媽媽很早去世了，所以我媽媽沒有看到我跟日本有這麼多的朋友，我媽媽是逃難躲在教堂裡面，所以與反日的情感又是另種感受。我們都有一些國際主義、或是說左翼連帶的精神，可是故事都很困難，包括我這些左翼朋友到現在都沒有方法處理殖民地關係，他們來台灣到底怎樣對待（前）殖民地知識分子，方法沒有出現，我自己與他們的軌跡是來自於左翼的連帶，但是和前殖民地的關係，日本沒有找到。在我接觸的過程中，日本對內部進行反省，很多動力來自於過去對殖民主義的反省，可是那整個學術訓練出來，學者整個位置必須要去釐清。最起碼，我們內部仍然是有資源，雖然少數。不只是亞洲、還有第三世界，這些資源是很少的，可是要回過頭來講當這些資源已經內在卻不被看到的時候，還是要強迫在檯面上提出來，不能這樣就被跳過。這是在做自我批判，包括我自己，當初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沒有看到這些人，假如我們看到了線會連得比較深，路就會走得比較遠、寬廣。好了，我講多了。請大家先發言。

宋堯璽：

大家好，我是從大陸廈門大學來台交流訪學的學生。張承志是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我一度以為台灣沒有人研究張承志，這個論壇也是我偶然之間發現的，可能是緣分吧。大家所讀的這本書，我從大陸來的時候帶了兩本，並且送給了兩位我最敬重的台灣學者。我剛才非常認真聽大家的發言，我個人閱讀張承志也十多年了，他所有的中文著作我都看過，但因為語言隔閡，日文著作我就沒有看過了。我個人感覺今天的與談人中最能走進張承志心靈的是汪宏倫老師，他的想法和張承志原本想表達的意思是很接近的。大家都說對張承志沒有太多瞭解，也沒有讀過他很多的著作，我就通過我想到的幾個問題，然後結合這些問題介紹他的一些著作與其中的問題意識，盼望可以給大家一些接近張承志的關連。

首先是張承志跟魯迅的關係，北京清華大學的鄭新年教授在《讀書》上寫過一篇文章叫〈張承志：魯迅之後的一位作家〉。在我

看來，這篇文章是研究張承志及其與魯迅的關係中最好的一篇。我認為張承志跟魯迅的關係得以連接，並不在於恐怖主義文學的聯繫，而首先源於知識分子的氣節和肝膽，就是不跪在西方人面前做學問，這也是張承志的原則；另外一個是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跟這個有聯繫的幾篇文章是〈無援的思想〉、〈清潔的精神〉、〈高貴的精神〉、〈魯迅路口〉、〈致先生書〉、〈再致先生〉，最後三篇專門書寫了魯迅。

其次，張承志與日本的關係，閱讀張承志早年的文章，他對日本的情感是非常複雜的，他一開始對日本夾雜有抵抗、對立的感覺，但是到了《敬重與惜別》是另外一種理性、包容的精神，如果可從整體上、文本上去瞭解張承志對日本的情感，會有更清晰的認識。這裡推薦他的小說《金牧場》和散文〈日本留言〉。還有藍老師討論到的竹內好，其實我從前以為張承志不瞭解竹內好，或對他不太感興趣，但他在近作中幾次提及竹內好，包括竹內好所寫、孫歌等人翻譯的《近代的超克》，這也是張承志跟日本的關係。

我再談談張承志跟大陸的關係，張承志在大陸是非常有爭議的作家，有許多人不喜歡他，因為他很尖銳並且一直警告中國文壇，他覺得有些大陸知識分子沒有氣節，他在〈無援的思想〉提到：龐大的中國知識分子陣營，為什麼軟弱的只剩下向西方獻媚的聲音。很多人說張承志不愛國，在我看來張承志是真正的愛國者，正因為這樣，他才愛之深、責之切。他對中國文化的情感中飽含著愛、掙扎與抵抗，他本身是回族，在〈無援的思想〉中他提到討厭「炎黃子孫」這個詞，覺得這個詞特別狹隘，且排斥了許多他者，他認為自己的血緣在西亞，但他是中國文化養成的作家，他是喝黃河水長大的；但是越來越多寫黃河、長江的人不是中國人，反而是日本人，他相信將來會有更多的中國人來寫黃河。他這種知識分子的氣節，我是非常欣賞的，這裡推薦的是散文〈母語與美文〉、〈無援的思想〉、〈中國知識分子的參照系〉、〈以筆為旗〉、〈墨濃時驚無語〉，這些都是他拒絕異化的表現。

第四點，這可能是大家非常感興趣的是張承志與穆斯林的關係，他信仰伊斯蘭教，他非常反西方、反美，認為美國推行文化霸權，這一點他很像薩依德(Edward Said)。我推薦幾篇文章：〈投石的訴說〉，此篇是討論巴勒斯坦人民面對以色列的坦克以石頭去抵抗坦克的故事；另一篇是9/11事件以後寫的批判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推行文化殖民的〈逼視的眼神〉，還有一篇是重新思考近代時間劃分的〈地中海邊界〉。

第五點是大家討論張承志作為學者還是作家、散文家的問題，就像陳光興老師所說非常難以定義，這點是跟張承志的學術經歷是有關，他的導師是翁獨健，翁獨健是中國研究蒙元史的大師，張承志一直在學習蒙元史和民族史，但張承志非常愛好文學，這導致他的作品寫的不太像傳統的學術書；有意思的是他寫的第一部小說《北方的河》，書名是翁獨健所提，由此可見他非常敬重他的老師，他文章中提到看到老師顫顫微微的手給他寫了「北方的河」這幾個年輕的字，他心裡是十分感動的，為了紀念他的老師，他準備寫一篇蒙古史札記，原先是想通過學術的方式去書寫，但是寫到最後卻又變成小說，此小說名字叫作《輝煌的波馬》（波馬是伊犁昭蘇小鎮的舊名），此段故事出自〈無愧的暮年〉。另外張承志曾經出過一本《文明的入門》，副標題是「張承志學術散文集」，這是他對自己作品的定位。

再一點，剛有人提到張承志非常關心人民，他確實是為人民寫作，他確實是為底層來寫，包括寫牧民的《金牧場》、《黑駿馬》，寫回民的《心靈史》、還有可當作心靈史前作的《西省暗殺考》，以及《黃泥小屋》等等，另外他在作品中經常懷念許多從前相識相知的普通人，例如在〈二十八年的額吉〉和〈阿爾善〉中懷念他在內蒙插隊時結識的蒙古族老媽媽和老哥哥。他本身也是非常底層情結和人情味的，就跟台灣社會一樣。

還有一點，我想回到書名《敬重與惜別——致日本》，敬重與惜別是在什麼程度談複雜的日本，他敬重的日本是哪個部分？惜別的又是哪個部分？這也是我想問大家的問題。剛剛王智明老師說

閱讀張承志很情緒化，但是我個人覺得讀張承志是必須情緒化，如果不熱血澎湃地去讀張承志，真的難以讀懂張承志內心的掙扎與創傷。張承志是非常有血性的作家，大陸有許多人認為他不寬容，其實，我覺得張承志可以寬容歧見，卻無法容忍無恥。這是我讀他的書所得出的心得，也當作我自己的座右銘。張承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就因為他是理想主義者，所以他有著自己的堅持。他為了寫作辭去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後來又去了海軍創作室，最後也辭職了，變成了一個自由作家。他每年都去遊歷訪學，他最喜歡的地方之一是西班牙安達盧斯，在那裡，他寫下了《鮮花的廢墟》。所以建議大家多買一些張承志的書，可以讓他去繼續經歷和寫作。

最後一點是汪宏倫老師剛提到為何談亞洲往往局限於中國、日本、東亞上，其實在張承志看來亞洲至少還應該包括中亞和西亞。就我理解，亞洲不應僅限於地理上的含意。中國人的近代觀中有兩個近代，一個是西洋（歐美），另一個是東洋（日本），這可以從很多不同的知識分子選擇救國途徑的差異中看出來，主張變法維新改良的如康有為、梁啟超、魯迅等大多去了日本；而主張徹底砸碎舊制度枷鎖，重建新社會的大多去了歐美，這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的政治地理觀，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包括東亞在內的亞洲是歐美近代的延續還是具有獨立的主體性？我也有過這方面的討論。

我回大陸的時候如果能見到張先生，會跟他說台灣也有人在研究他，如果張先生知道在台灣地區還有這麼多人讀他的書、關切他提出的問題，一定會非常欣慰和高興。張承志先生真是太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了，我本人也在此替張承志先生向大家答謝行禮。

蔡如音：

我想回應兩點，一個是回應汪宏倫老師所講的，我自己也想去韓國待一段時間，也在前一陣子才從韓國做田野回來，我在90年代的末期到2000年大多數時間在日本。可是後來我博士論文寫日本的電視編劇，本要去新加坡寫成一本書，那時候是類似光興的腳

步，想要去感知亞洲，我因為懷孕而停止這個計畫。我後來發現一個問題，我要研究日本的愛情劇，我已經不能不注意韓國了。我也因為研究取向也不太需要特地以中國、日本的角度去看亞洲。但在教書的時候，其實我很訝異楊淑君事件所帶來的公開且明顯的反韓情結。我那時就處理了這個議題，我課堂是討論明星研究與娛樂產業，很明顯有一派的學生是很熟悉韓國的娛樂，但有一派很明顯、公開地在仇韓，我在思考這種情緒應該要處理，我也不是加諸一些壓力給哈韓的必須表態什麼的，所以我也是呼應一下情感結構的部分，這部分仍有待細緻討論。

陳光興：

台灣最早去韓國的還是陳映真，1986年，這是躲不掉的，他一個人寫了一整系列的報導。

與會者：

謝謝大家今天這麼棒的分享，有一點，其實是我的告白，宏倫剛剛有講到東亞國家的彼此觀看的的了解與咒怨的情感結構上去想像一個亞洲的同時，所有的亞洲國家都面向西方，也就說所有的亞洲都在仰望西方、渴望西方的共同的想像上，進行一個亞洲的架構，然而這樣的架構不只是知識界、更是在公民社會、大眾社會中存在。我們今天作此種知識生產的時候，去做一個觀看亞洲、認識亞洲的架構時，有時候覺得很難跳脫出西方的架構。我自身的經驗是去英國留學，是在被質疑的西方中生產出來的，被餵養很多的理論，再回來作為亞洲各個帝國邊陲的文化產物，情感上、知識上被殖民的產物，那回過頭來去想像，是難以釐清的。我無法解釋飛機降落日本的時候我不懂日文，卻會有感動，但與降落英國的時候不同感動，但是無以名狀，在香港亦有另種感動存在。我不太清楚這些的感動的差異，降落台北是最感動的。那感動的內容與理性之間如何去爬梳，我是不斷想問自己這個問題，這問題已經花了我一個博士論文的長度去探討，但我還在追尋。

陳光興：

我可否回應一點點，因為大家都在講台灣的邊陲位置，我們的好朋友鄭鴻生認為台灣的其實是個小帝國。台灣人真的認為自己是邊陲嗎？還是你開始把人帶到邊陲？一直在講我們在帝國間，我們的帝國性不見了，這並不是這樣就可抹去的，回過頭來，我覺得你講得很真實。回到長期自己的位置，被定位、被歷史型塑如何去突破，其實很困難。

段惠民：

我不是學界中的人，我蠻欣慰的，我09年初就看到此本書擺在簡體書店了。我之前無意間接觸到，2010年底有這樣的討論會辦起來，其實感到蠻高興的。一方面我這次閱讀與去年閱讀的感覺就很不同了，談到日本的人物，如藍老師所提的岡林信康，我也是從網路找來聽。還有一些其他的如亞細亞主義。我是在一個戲劇的群體，也有一些日本的友人，他們等於是60年代早期出生的人，然後甚至有些是跟赤軍連有外緣的關係。他們來台灣、大陸的活動，書中提到服部信雄、川島浪速這些日本浪人的行徑，似乎還可以從這些老一輩友人中看到，他們都是自費去中國大陸、台灣進行活動，這是跟日本浪人的行徑類似。張承志好像不得不刻意多說許多事情給中國大陸的讀者，不得不壓抑面對到日本的讀者，我也感覺到他對話的對象不只是日本的過去，如赤軍連，這些過去世代，另一個則是未來的中國。雖然他有期限的急迫感，想趕在2008年奧運前完成。

唐維敏：

謝謝大家的分享，我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出來活動了。今天是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我有很大的焦慮與很多的壓力，這段時間因為學校行政關係常在亞洲地區跑。剛剛有個直接的問題是：那如果不是中國、日本，其他的有沒有排序，越南要擺在哪、印尼呢？中華民國外交部是有戰略將什麼地方擺在首位，這個排序是讓我很頭痛的。剛剛陳光興提到的小帝國，我認為是有的，台灣一直想要搞一堆外籍生，誰會來？他幹嘛來？這些內部的衝突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留在我們身體可以看到。我還在觀察。我再提一個問

題是我們會不會複製一個西方的想像，或者說亞洲各個國家政治上的關係在知識背景、或者說運動圈有不同資源的處理。我想到我在1996年做亞太媒體研究中心的研究，因為那個機會我去了印尼，看了馬來文的《包青天》，我覺得那是個很有趣的畫面，某些亞洲的想像，與新殖民的概念有很多的脈絡可以讓我們想像。我是帶著自己的一些焦慮與目前想要發展的方向尋求刺激與尋求激盪。

陳光興：

我可不可以邀請三位發表人，一人講幾句，也就照原來順序。

彭明偉：

我講一個我在金門的經驗。在金門開完會後，我們自助旅行到太武山的軍人公墓，前頭是忠烈祠，我在忠烈祠內發現眾多國軍與當地民衆的牌位外，還有幾個日本、韓國、國外記者牌位也供奉在忠烈祠裡面。不知道當初誰有這樣的想法把這些人的牌位放在忠烈祠裡面，不過我覺得這樣的政治超越而實踐了一種亞細亞主義，但這種亞細亞主義卻是在忠烈祠中實踐。

唐維敏：

說不定是種鞏固政治，因為圓山忠烈祠也有很多老外。

陳光興：

沖繩更把敵人放進去。現在換淑芬發言。

林淑芬：

我想回應光興的發言。我覺得張承志此書拉出來的是相對不一樣的脈絡；我們必須要探究思想發生的場域到底在什麼地方，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論述，一個知識社群的論述，或這個思想的确對應了其本身社會中的人，與之產生連結，這個連結是什麼？思想實踐的場域在哪裡？這些問題都很重要。此外，我也覺得宏倫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思考亞洲是否就得從中國、日本；對我而言恰好不是這樣，正因不是如此，所以我才覺得有許

多疑問，包含我自己的學生研究東南亞移工的問題、柬埔寨非法移民的問題，這些問題都點出我們不能單只從中國或日本的角度去思考亞洲。回過頭來，把台灣的位置標示出來並不僅僅只是把台灣成爲一個邊緣或者強調台灣的邊緣，而漠視了如光興說的某種帝國心態，或者是說我提到汪暉的著作，也不是要去否認台灣的某種民族國家的欲望。歷史情境原本就是多重決定的，討論問題應該避免二擇一、互斥式的看法。我們必須思考在台灣社會內部討論亞洲的欲望與局限性本身，否則思想往往便會是脫節或斷裂的。

另外，我要說明的是，強調自身不是專業，用意不在標榜專業主義。正是如此，我閱讀此書更覺深刻，恰恰好是因爲閱讀此書在思想上所產生的啓發，即使閱讀上不是那麼順暢、那麼容易發言，但是這種失語的狀態本身也就特別重要。

陳光興：

智明，請。

王智明：

時間不多，但我還是想回應前面幾位的發言。首先，我們目前所討論的亞洲是有局限的，可是亞洲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完全是一個地理疆域的概念，而是我所謂的情感表述，因爲對於身處於地理亞洲的我們來說，亞洲不是他者，不像美國或歐洲那樣，是一個可以投身在自身之外被認知的對象，而是一種內在的他者。形成亞洲內在性的原因很複雜，但是基本上與種族與殖民主義的歷史建構是相關的。相反地，亞洲的意義是在自身與內在他者交逢中逐漸出現的，而且這種交逢同時存在著對抗與合作、競爭與共生的關係。這樣的理解大致可以說明爲什麼東亞各國往往存在著一種宏倫說的怨恨情結，可是怨恨同時指向一種歷史經驗的共性。因此，我們今天的討論之所以聚焦於中日（韓），不僅僅是張承志的作品使然，而是因爲這幾國帶著差異分享共同的歷史經驗，而這樣差異的分享形成了我們可以感知的亞洲。換個方式說，亞洲

airiti

作為一個知識性的存在依賴著這個情感或情緒的向度，少了情緒的介入，亞洲只是一個地理空間的集合名詞。如果任何知識的形成都是一種情感的表達，那麼無可避免地，我們的亞洲想像將有階序的差異。也因此，如何擴大亞洲想像的基礎將是轉化亞洲與亞細亞主義的起點。在這意義上，站在台灣重新認識中國和日本是必須的，但也不必然就排除了其他想像亞洲的可能，無論是外籍新娘或外勞。其實情感是一種挖掘歷史的方法。張承志在這點上做得淋漓盡致。從蒙古草原到長崎，雖然國界切割地方，可是記憶與情感無法切割：蒙古草原有著服部老人的青春夢，也有張承志的知青夢，更有著游牧民族未曾表述即已被噤聲的記憶與心情。如何考掘這些層層鑲疊卻互不相屬的情感與記憶，考察他們的貼近與錯身，體會他們的鬥爭與交融，才是感知亞洲的深意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批判性地承接記憶與情感是這個討論能不能深化的關鍵。我們或許不用為過去的歷史負責，但是我們不能不承擔這些歷史往下走。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重新想像亞細亞，建構與走進我們的亞洲。這也是組織這個論壇與專題的用意所在。

陳光興：

還有兩分鐘，我忍不住做個小結，就引用此書末了的279頁：

我們唯有忍受撕裂，那是一種痛苦的感覺。我們唯有在劇痛中，去追求徹底的人道主義。轉過刀刃，解剖自己，把批判的尖銳，刺向尊大的中華心理。不為別的，只因這是唯一的思想的武器。確實，是否深藏我的肺腑丹田之底、帶著強烈自尊心的中華思想本身，才是一種更要迎面駁難的東西呢？是否我們祖國的精神進步，首先要踏過虛妄的民族尊大呢（他還是愛國）？紅葉不言，默默望著它，我想——只有實踐一個常掛在嘴邊的命題：「更嚴厲的是解剖自己」。在不安的時代，一訴為快還是可能的，畢竟兩邊都有人留心傾聽。（張承志，2008年8月，於北京奧林匹克開幕之際）

我想張承志承續了這一脈，最後的核心還是自我批判才會往前走，謝謝大家。